

每次外出打猎总有土匪神秘失踪



祁连山 著
九州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描写祁连山脚下藏区草原游牧生活和狩猎生活的小说,以祁连山最后一个猎人——甄二爷的一生为线索,书写了一个剿匪英雄、一个普通猎人、一个农民牧人伟大而平凡的一生,他的理想、追求、爱情……而祁连山枪手的消失,意味着一个纷争时代的结束……

上期回顾

甄二爷根据对野生动物行踪的观察,故意领着土匪走进解放军的包围圈,土匪死伤惨重……

畅销小说

等甄二爷晕头转向从地上爬起来时,发现那两人已经上了枣红马,正打马准备前逃。但枣红马喷着响鼻,尥着蹶子在原地打圈不肯前行。甄二爷冷笑一声,打了一个呼哨,枣红马立刻一个前挺,将那两个土匪重重掀下马来。

甄二爷一个纵步飞身上马,枣红马立即风驰电掣向前飞奔。突然,后面响起了拉枪栓的声音。甄二爷暗叫不好,立马蹬腿藏身,一颗子弹“嗖”地从枣红马脊背上方飞了过去。甄二爷“嗵嗵”两枪,将那两人的胯骨击得粉碎。那两人立马像两只泄了气的皮袋似的委顿在地上,呼爹喊娘地叫唤起来。

天完全黑下来时,土匪们到达了早晨出发的地方。张子龙勒住马,听了听远处稀稀拉拉的零星枪声,知道解放军没有追上。一连长刘富贵和二连长雷占魁集合队伍点名,结果只到了一百多人。这次遭遇战让土匪们损失了七八十号人马,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也被解放军缴获了去。后者让张子龙非常懊丧。

张子龙忧郁地说:“大家说说吧,以后我们该咋办?”

“看来,去跟李九哥会合是不可能的了!估计他们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今天我们遇到的解放军说不定就是从甘肃打过来的呢……”二连长雷占魁说。

“妈的,这些家伙能掐会算似的,我们跑到哪儿就追到哪儿!”刘富贵骂骂咧咧地说。他做梦也不会想到,祁连山麓里的牧人和猎人们都在给解放军提供他们的行踪,民兵自卫队的好多人都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。更想不到,他们身边的这个“活地图”甄二爷在悉心观察和研究野生

动物迁徙的方向,凭着他的经验和敏感,准确无误地判断出解放军和民兵自卫队的大致方位,然后有意识地引导土匪们去遭遇,让他们处处挨打。

“这样跑来跑去的总不是个办法,”甄二爷说,“依我看,还是找一个险要、隐蔽的地方住下来为好。凭我们的实力,解放军们一时半会儿也拿我们没办法,等熬过了这个冬天,我们就有救了……”

“你熟悉这里,你想想看,有没有这样的好地方?”张子龙忧心忡忡地说。

“有倒是有一个好地方,就是我以前给你说过的乱石窝,只是那地方离黛影川太近了。”甄二爷说。

“对呀,对呀!”刘富贵拍着大腿,“我知道这个地方,听老汉们说,那地方尽是些房间大的大石头,石头底下是天然石洞,而且洞洞相连,隐蔽得很哩!就是烧火做饭,一般人也根本发现不了!”

“你到过那地方吗?”张子龙问甄二爷,“是不是跟他说的一个样?”

“差不多,”甄二爷点点头,“而且那地方处在一个大峡谷里,只要我们守住峡谷口,别人就是插翅也飞不进来,那些大石头可是天然的碉堡,炮炸不掉,枪打不烂!”

“到那儿后,我们这一百多号人吃什么?”张子龙质疑。

“那好办,”甄二爷胸有成竹地说,“那儿有的是野生动物,只要每天派出几个弟兄出去打猎,保证我们能衣食不愁地度过这个冬天!”

甄二爷领着土匪们趁着夜色朝乱石窝进发了。第二天早晨,土匪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
土匪们看见那些数也数不清的石洞,欣喜若狂地欢呼起来,纷纷揭下马鞍上的行李,抢着钻进干燥、舒适的石洞中,放心大胆地呼呼大睡起来。

解放军很快追踪而至。但他们遭到了土匪们的顽强抵抗。面对这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险峻地形,解放军一时一筹莫展,更不敢贸然进军。他们在峡谷口驻扎下来,准备困死这伙土匪。

冬天很快来临了,坐吃山空的土匪们给养日益匮乏。这条峡谷里的野生动物根本没有像甄二爷说的那样“多得数也数不清”,土匪们不得不到峡谷以外的地方去寻觅果腹之食了。可解放军和民兵自卫队在峡谷口严阵以待,随时准备消灭他们。

幸亏甄二爷知道一条隐秘而险峻的羊肠小道,可直达峡谷外的平羌沟去打猎。张子龙对甄二爷信任至极,因为好长时间以来,跟甄二爷出去打猎的土匪不是一无所获,就是趁此机会逃之夭夭,杳无音信,只有甄二爷每次出去一定会满载而归。每次回来之后,甄二爷都抱怨说,这天又打了好多东西,只是同去的伙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,他一人背不了那么多,还说今后打猎一定要张司令亲自点将,派自己的铁杆兄弟一块儿去。

“好吧!”张子龙吃着肥美的山羊肉说,“赶明儿去打猎,你点名要谁去,我就叫谁跟你去……”

这天,甄二爷起了个大早,带着韩四十九和李富贵一起去打猎。那两个好吃懒做惯了的兵痞,极不愿意大清早去打猎,跟在甄二爷后面不停地骂着。

太阳出来时,他们三人到达了打猎的目的地——一个灌木长得异常茂盛的地方。颇有打猎

经验的甄二爷成了他们三人当然的领袖,他指使他们二人从沟底往上摸,看见动物就开枪,“我在这儿守着,动物受惊后肯定要从前面这个豁脸经过。”

李富贵和韩四十九老大的不愿意,不愿意跑到幽深的沟底往上摸。但是他们也明白,凭自己的枪法没法守住这个山坳豁,面对受惊后快捷如风一闪而过的野生动物,能不能撂倒一两,实在没有把握。无奈之下,两人提着枪,钻进灌木丛中从沟底往上摸去了。甄二爷看见他们俩的身影没人丛林,心中充满了复仇的快意。

昨天夜晚,甄二爷在张子龙面前点名叫他们俩第二天跟他去打猎时,他俩老大的不愿意,但在张司令面前不敢表露。出得司令部(张子龙住的石洞),他们俩便脸露凶相:“日奶奶孬娃,到老子的石洞里来一趟!”

甄二爷乖乖地跟着去了他们俩住的石洞。他们俩往铺上一躺,破口大骂起来:“妈的,你孬娃先把老子的枪擦了,好让老子明天打得利索!”

他们俩都有一杆好枪,一个人的是汉阳造的老套筒,另一个人的是三八大盖,而且这两个家伙都是行伍出身,枪法还行,要想用土铳枪击碎他们俩的胯骨,让他们俩在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痛苦中凄惨地死去,决非易事。甄二爷正犯难怎么收拾这两个家伙,想不到他们俩却将机会送上门来。

韩四十九就着如豆的油灯抽起了老旱杆,李富贵躺在韩四十九的对面,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了女人。甄二爷小心地擦枪,擦得很细致很有耐心。一边擦一边偷偷地从自己的老羊皮袄拔了俩络毛,转成团,塞进枪管,用土

铳枪的“探杆”(一根较粗的铁丝,用于捅实土铳枪的铅弹)将两团羊毛弄进两杆枪的枪管,这样的话,一开枪准得炸膛。

果然,那两个土匪钻进灌木丛后不久,甄二爷就听到了两声异常的枪声,他心中一阵窃喜!只见一只香子从枪声响起的的地方跳起来,朝他守候的山坳豁里奔来。他抬手就是一枪,放倒了香子,背起来急忙向山下寻去。

在山沟的灌木丛中,韩四十九的右手被炸飞了,人正痛苦地哆嗦成一团;李富贵仰面朝天躺着一动不动,炸得粉碎的木枪托碎渣横七竖八地扎在他的脸上,活像一只骤然遇到敌人惊恐万状的刺猬。

韩四十九看见甄二爷来了,求他给包扎一下,龇牙咧嘴几乎要磕头了。甄二爷说:“等等……我去弄点野草敷上!”说着,钻进灌木丛中不见了。

甄二爷乖乖地跟着去了他们俩住的石洞。他们俩往铺上一躺,破口大骂起来:“妈的,你孬娃先把老子的枪擦了,好让老子明天打得利索!”

甄二爷将这几株草药一半敷在韩四十九的断臂上,一半叫他嚼碎了吃下去,“很快就会止疼的……”他说。然后他背起那只香子悠闲地走了。翻过一道山梁时,他看见韩四十九药性发作,在灌木丛中跳跃着,狂奔着,搬起一块大石头一下一下地向李富贵的头上砸去,仿佛怀着深仇大恨似的,砸成了稀巴烂!最后挥舞着血淋淋的半截断臂哈哈大笑狂奔起来,跑了不远,便摔下了山崖。

杜六杀了胡英明



生人勿近 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车车是一位从部队退役的女兵,正值双十年华,在朋友开的一家酒吧里做驻场歌手,前前后后认识了一帮形形色色的朋友,并且遭遇了一段非常另类的爱情。大家一起疯疯闹闹,一起倒腾汽车和古董,一起经历过一场场不大不小的浩劫,青春和时光作为一种沉重的代价在他们手中挥霍着。唯一让他们不能割舍的,就是他们作为朋友,作为一起挥霍青春的玩伴之间的羁绊。

上期回顾

冯胖子在我们的帮助下,从兰蔻那里要回了为她买门面房的四十万。而我回到广州后不久,杜六找到了我……

生活小说

我发现了一件让我痛心的事情,马克还在吸毒。可我不想再说他了,他隐瞒我是因为他在意我,在意我们的友情。我求欧阳帮帮马克,我不想看着他毁灭。

当我以为一切都会这样默默结束的时候,接到了齐强的电话,他沉重地说:“车车,杜六归案了。”我说:“终于等到你的电话了,我知道你打电话来的这一天一定是告诉我这件事儿,杜六是自首吗?”齐强说:“杜六不是自首,他又杀了一个人。”我忽然就拿不住电话了,手一直抖,甚至觉得整个人都在晃,天旋地转的感觉。我要等的是齐强的电话,也是等这个判决的结果。杜六杀了谁我知道。

“齐强,你告诉我他杀了谁?”

“胡英明。”

“告诉我胡英明怎么死的。”

“杜六开车撞死的,很残忍,来回地轧,尸体面目全非,我只能说……很残忍。”

“杜六为什么要杀死胡英明?”

“他自己说因为和胡英明分赃不均,除了这些他什么都不说,认罪了。”

我想我明白了一切。杜六杀了胡英明,他真的做了。杜六归案后对他以前身上背负的命案供认不讳,对开车撞死胡英明只是说分赃不均,绝口不提是因为红蕾,因为他爱的女人被胡英明毁了。这点让我敬佩,他一定不想红蕾再次受到伤害。

马克的父亲因为贪污受贿被双规了,我联系不到马克,这个消息是冯胖子告诉我的。在退赔的问题上,马克他承认罪态度很好,可是数目太大,两百多万。冯胖子号召所有的人帮助马克,

马克却一点也不积极,他现在顾不了自己了。

我回北京了,为了马克。红蕾急了,她哭着说,大家一定要帮马克。冯胖子拉着红蕾的手说,别急,人在就有办法,都是哥们,谁也不会袖手旁观。冯胖子拿出了四十万,欧阳给了二十万,大家都在想办法,有多少先垫多少。

欧阳开着车带着我到处找马克,我们终于在一个小小姐家里找到了马克,马克抬起头看到我的一瞬间,他立即把头转向了一边。他没脸见我,吸毒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。欧阳拉起马克就是一拳,打得马克嘴角鲜血直流。马克拍着自己的脸说,来,再给这边来一下。

马克彻底完了,他不爱自己了,他谁也不爱了。我们把马克抓回半月湾,那天晚上他们给了我快乐的一天,也是最痛的一天,痛并快乐着。

很久没有这种快乐了,和他们在一起一丝一毫的快乐都会被无限放大。马克搂着红蕾说:别怪我,这都是命。红蕾当着所有人的面吻了马克,马克没有拒绝。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吻,我们见证了。

一晚上红蕾都紧紧地拉着马克的手,好像一松开就会失去。

第二天马克失踪了,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。

杜六一直在看守所关着,从被关押到判决中间一共十个月。我没有去看过他,红蕾也没有。

齐强一直和我保持联系,杜六被枪决也是他告诉我的。我托他去看过杜六,齐强说杜六的心愿是让我不要告诉红蕾,永远别见。

杜六第二天就要被枪决,我

和红蕾坐在半月湾,我惊奇地发现红蕾的肚子大了。我摸着她的肚子问她什么感觉,红蕾说幸福。她是真的在笑,因为这个孩子是马克的。马克留给红蕾的除了一生的思念还有一个宝库。

红蕾说:“车车,我不能去看他了,但是我想谢谢他。”

我搂着红蕾说:“我明白,我去。”

红蕾哭了,我替她抹去眼泪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:车车,谢谢你。我抚摸着她的肚子说:咱俩谁跟谁。

杜六被枪决是2004年的8月。我和齐强天不亮就来到了看守所,六点多杜六被通知枪决,七点四十分验明正身,七点五十分我和齐强在审讯室见到了杜六。隔着铁栅栏杜六看到我眼中充满了惊喜,我说:我来看看你了。杜六的眼睛一直往门外看,问我:“她呢?”我说:“她没有来。”杜六的眼睛瞬间就失去了光芒,如一潭死水。我给他拿出一盒南海递了进去,杜六接过去后从夹克口袋也掏出一盒南海递给我一支说:“抽我的。”我接了过来。杜六十分冷静,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,甚至更长,他早已预知了自己的命运。

看守对杜六说:你的判决已经下来了,你还有什么话要对家人说的现在可以写下来。桌子上铺着一张普通的信纸,杜六的手上绑着一根很粗的绳子,绳子下面拴着的是铐在他脚上的铁链子,铁链很粗很长。

杜六提起笔点了根烟一直抽,吸得很用力,这是他人生最后的烟,他一根接一根地抽,四根烟过后他还是没写出一个字。看守催促他快点写,杜六把叼在嘴上的半截烟用牙齿反转过来一口吞进嘴里,使劲地嚼着。同

时他狠狠地用笔在信纸上写下“红蕾我爱你”。因为太用力信纸被笔尖穿破了,杜六把写完的纸一把塞在嘴里,咽了。他想把对红蕾的爱带走,而不是留下。

八点多杜六吃了他人生最后一顿饭,馄饨。看守说,这个心理素质很好,关了这么久还没吓趴下。几分钟后,杜六被要求面朝墙跪下,武警将铁链换成麻绳绑住他之前,杜六整理了一下衣服,他嘴里一直叼着的烟抽完了,我点了一根新的递到他嘴里对他说:“她让我谢谢你,她说会记得你。”杜六的眼泪一下就涌上了眼眶,他感激地点点头。

公审大会的时候天下起雨了,越大越大。我和齐强坐在车里,齐强问我:你还要跟到刑场吗?我说:要,我要送他走到最后。杜六在雨里站着,他站得很直,其他犯人早就吓得趴下好几次了。杜六的胸前挂大纸牌:“故意杀人犯杜军”。

公审大会结束后刑车在冷雨中开向刑场。刑场是在国道边的一个小山坡,这里真像断魂岗。我和齐强一起下了车,我们只能站在警戒线外。杜六在人群中搜寻着,看到他好像早知道了,我冲他点点头。

杜六面对过死亡,这不是第一次,他曾经两次面对别人的死亡,这一次轮到他了。

杜六被按着面颊一个小山坡跪着,他转过头对执行的武警说:“哥们,打准点。”

杜六最后看了我一眼,他很安然。

武警半自动步枪子弹上膛,两名副射手左右把杜六夹住,按着他跪在地上。一声枪响,子弹从他后脑射入,从前额喷射出去,杜六倒下了。这一枪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。

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,我回到广州后经常和红蕾联系,她生活得很好,冯胖子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
齐强再联系我时说:车车,你能不能回趟北京?我要你必须回来。我问他什么事儿,他说他要我回去。于是我又回到了北京,一种不好的预感始终围绕在我的心头。

齐强来到了半月湾,这是他第一次来。我们都在,我、欧阳、冯胖子、红蕾。齐强不是只通知了我一个人,他郑重其事地找到我们所有的人,因为他找到了马克。齐强说,马克在北京。我那种不好的预感快将我撕碎了,红蕾也浑身战栗。

我们和齐强一起到了公安局,马克死了。我们没有见到尸体,因为马克已经死了一年了。警察在郊区一个废弃的工厂里找到他的尸体,被人捅死的。马克身上什么也没有,尸检后证实了身份。因为马克失踪一个月后,马克他父亲的案子判了下来,他托大伙找到马克,所以冯胖子报警了。所有的人都认为马克因为吸毒成瘾早已没了人性,没了爱,以为他拿着大家的钱溜了,我一直知道马克不是这样的,他不会的。

马克是在买毒品的时候被人抢劫杀害的。就是那天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喝酒后,马克给了红蕾温存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。他在清晨5点外出买毒品的时候被人杀害了。整整一年了,他的尸体一直躺在郊区废弃的工厂里。我们总算找到了马克。马克没有背叛我们!

经过了太多的事情,我们都成熟了,我们处理了马克的后事。红蕾哭了,我也哭了,所有人都哭了。

完